

傳記文學叢刊

章君穀著

吳佩孚傳

下冊

趙恒惕題



吳佩孚傳

下冊

章君穀著

吳佩孚傳（下冊）

章君穀著

三〇

民國十年五月，三巡閱使天津會議，兩湖巡閱使王占元儼然以北洋政府三「太上總統」之一自居，跟張作霖、曹錕分庭抗禮，威逼北政府，得了兩百萬元的欠餉，盛大扈從，聲勢煊赫的回到武昌。當時，他部下的官兵，由於欠餉已久，對王占元帶回來的這兩百萬元，直如大旱之望雲霓，人人指望領一部份欠餉來應應急，萬萬想不到王占元利欲薰心，他將兩百萬元中提出十分之七八，分別存到上海、大連等處外國銀行，當作他自己發了一筆橫財，不顧部下官兵妻啼兒號，衣食無着。這一下使宜昌、武昌兩地的隊伍大為氣惱肆應無方，竟然決心強討，在六月四日、七日分別爆發兵變，焚殺劫掠，使兩地官民生命財產受到嚴重的損失。王占元變出倉猝，不該殘暴不仁的屠殺變兵，採取高壓手段，於是他的隊伍家叛親離，幾於全面潰散，事態遂演至不可收拾。

湖北省彥緒紳久已痛恨王占元禍鄂殃民，搜括聚斂，他在湖北五六年，刮地皮的所得已逾三千萬元，鄂民常年陷於水深火熱，叫苦連天，如今又加上這兵燹浩劫，實在忍無可忍，因此一面組織義軍，誓驅彼王，一面以湘鄂兩省唇齒相依，地壤互接，湖南督軍趙恆惕，當時擁師八萬之家，兵強民富，又無後顧之憂，便推派代表，說之以義，請趙恆惕出兵聲討，把王占元趕出湖北去。

趙恆惕義不容辭，終於應允出兵援鄂，他盡出湘軍第一、第二兩師，和第一、第八兩個混成旅，都是湘軍的精銳，又派第一師師長宋學皋為援鄂總司令，第二師師長魯滌平副之，湖北宿將夏斗寅為了解救桑梓厄難，振臂一

呼，組成自治軍，這一支隊伍原駐湖南北部，這時正好擔任先鋒。宋鶴皋擬訂作戰計劃，置一二兩師重兵連同夏斗寅的自治軍擔任正面，由岳陽、臨湘仰攻鄂南蒲圻，第一混成旅葉開鑫從平江攻通城，居右。第八混成旅唐榮陽自澧縣出公安、松滋，居於左。

七月二十六日湖北自治軍的一個旅往北進抵路口鋪，距離湘鄂邊境要隘羊樓司只有十五華里，在武漢處理譚變，焦頭爛額的王占元方始得着消息，身家性命，權勢利祿攸關，他要作最後的掙扎，一面分電北政府和相關各省，指控湘軍違約進攻，一面嚴命蒲通鎮守使嚴密防守，加派孫傳芳第十八師一部，寇英傑第二旅一團一砲兵營，開赴蒲圻羊樓司迎敵，又命停泊鮎魚套的砲艦、魚雷艇各二艘，協同截阻。

二十九日上午三時，天還沒亮，夏斗寅義師出動，猛攻羊樓司險隘，跟北洋軍激戰兩小時，才推進了三華里，前隊偏又踩着北洋軍的地雷，炸死一百多人，但是自治軍士氣高昂，繼續前進，奮戰不休，從二十九打到三十一日，終使北洋軍傷亡五六百之衆，力克湖北通往湖南的門戶——羊樓司。

八月一日天氣燠熱，南風強勁，北洋軍團長潘守楨苦戰終日，得不着便宜，他決意當夜實施偷襲，計劃一舉殲滅自治軍。不料秘密爲當地百姓偵知，火速通知夏斗寅，是夜潘守楨趁風黑月高，啣枚疾進，起先夏斗寅詐敗，急退十里，誘潘守楨進逼朱鶴鎮，然後槍砲齊作，兩邊伏兵齊起，潘守楨馬失前蹄，中彈殞命，北洋兵被擊斃三百餘人，剩下來的全部繳械投降。自治軍後面的湘軍跟上來，當夜便進佔趙李橋。

孫傳芳在八月三日趕到前線，把負責衛戍武漢的第二師第六旅第三團都帶了來，當午決戰，湘鄂聯軍每五個人只有兩支槍，又值大雨初霽，遍地泥濘，天上颯的變成了呼嘯北風，天時地利，使湘鄂聯軍作戰至爲不易，孫傳芳不但勇敢善戰，而且身先士卒，始終都在前線指揮，雙方鏖戰，空前激烈，一位郭營長畏懼退後，被孫傳芳搶上去一槍打死，於是北洋軍人人爭先，拚鬥了好幾個鐘頭，果然大敗聯軍，盡復失地，迫使聯軍退守羊樓司。

可是好景不常，五日聯軍整隊再戰，宋學皋、夏斗寅親冒矢石，在第一線揮師急進，湘鄂健兒勇氣百倍，銳不

可當，孫傳芳奮力抵抗，他的第十八師都快拚光了，聯軍因而又把北洋軍逼回苦茶嶺，大雨傾盆，猶仍猛攻不已，終使孫傳芳放棄苦茶嶺向北逃竄，於是北軍當面之線全潰，北佬兒棄兵曳甲，四散奔逃，傷亡之家，損失軍械輜重之多，爲前所未有。七日下午三點鐘，夏斗寅躍馬揮刀衝入蒲圻城。他乘勝直追，順利進抵距離武昌五十餘英里的汀泗橋，採用迂迴側擊，遶道擊敗北軍，自此以後，武昌門戶大開，從汀泗橋到武昌城下，一片平陽，無險可守。而四川方面消息傳來，趙恆惕遣使入川，說服川軍總司令劉湘，派兩師兵鼓輪東下，援鄂驅王。

當湘鄂聯軍發動攻勢之初，王占元的求援急電，便像雪片般的飛向洛陽，因爲他深知當時能夠出兵援救他的，唯獨吳佩孚一人而已。吳佩孚洛陽練兵，士飽馬騰，兵精械足，河南督軍趙倜，宏威軍司令趙傑兩兄弟，所掌握的豫軍，一概服從吳佩孚的調遣指揮，尤其靳雲鶚的第八混成旅和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正駐紮在京漢鐵路駐馬店至武勝關一線，可以說是北洋軍的精銳，純爲應付南方有事而設。吳佩孚向南的先鋒祇要跨一步，便抵達湖北省境。

湘鄂構憂，吳佩孚何嘗不憂心忡忡，密切注視，武漢居天下之中，西控川康，下綰贛皖蘇浙，這麼大的一塊地盤，抑且其地位之衝要，形勢之險固，吳佩孚是無論如何不能輕棄的。他得了王占元無數求援告急的電報，先則按兵不動，最後情勢過於危殆，眼看武漢即將失陷，他方命靳雲鶚率部南下，過武漢而直抵汀泗橋前線，此外再使蕭耀南續往增援，靳雲鶚一抵汀泗橋，接替了潰散殆盡的孫傳芳第十八師防務，攻勢凌厲的湘鄂聯軍，果然便遲疑不決，停止前進。

其實，靳蕭南下，吳佩孚曾授以密計，——設非萬不得已，他不准靳雲鶚向聯軍主動攻擊，同時，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都開到了漢口附近的劉家廟（江岸），王占元親自到他的司令部拜訪，面懇蕭耀南過武漢而向南，協同靳雲鶚，大舉反攻，趕緊把湘鄂聯軍擊潰，最低限度也要將他們打回湖南去。蕭耀南也是推三阻四，遲遲不出，王占元急如熱鍋螞蟻，便出之以賄賂，他連續送了蕭耀南十七萬大洋，和漢陽兵工廠造的三千桿快鎗，蕭耀南「情不可却」，祇好應付應付，他向王占元要船，運送他的隊伍過了武漢，却是船隊方抵鮎魚套，他又頓住不進。

吳佩孚、蕭耀南、靳雲鶚的「遲遲不前，欲行又止」，在當時頗引起一般人的物議，以爲吳蕭是爲了湖北的地盤，必欲乘人之危，取而代之，所以非等王占元黯然離開湖北，下野息影，他們方始向南用兵。事實上，當時吳佩孚確有他不得而巳的苦衷，勢實逼處此的隱情。頭一樁，王占元是一名貪鄙之徒，專橫武夫，他在武漢鬧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莫說老百姓，即連他的部屬，也都在處心積慮的圖謀去之而後快。王占元惡聲播天下，因此川湘桂起兵，天下俱以義師視之，吳佩孚聲譽中天，他萬不能助虐爲惡，使他多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聲望爲王占元而毀之於一旦。然而，同爲北洋一系，王占元又素與直系相親，他想諷之不如歸去，却又苦於夠不上這份交情。

其次，民六駐戍衡陽，他和趙恆惕傾心交結，早成莫逆，他永遠忘不了岳州紳士對他的一席忠告：「三湘男兒重義氣而輕生死，不可以勢相逼。自民二到民十，趙恆惕身當北洋與南方的緩衝，他雖然兵止八萬，却是身繫天下安危，舉足輕重。王占元不走，他犯不上爲保全王占元的地盤，而跟趙恆惕兄弟鬩牆，兵戎相見。必須王占元讓出湖北，北政府另簡湖北督軍，他方始可以勉強挾「北政府」之名，爲確保北洋直系地盤與利益，硬起頭皮來奮力一戰。對國內外輿論和對趙恆惕，毅然用兵的理由，那就堅強多矣。」

第三層純粹是他自己的隱衷，北洋軍人勇於私鬪，肯於冒險犯難，出生入死，其目的厥在於升官發財，得地盤，抓權利，然後威福日恣的作南面王。北洋系中以吳佩孚的部下仗打得最多，苦吃得最足，然而吃盡苦中苦，能爲人上人，分茅列土的機會却一點也無。吳佩孚志在澄清天下，共禦外侮，他可以放棄到口的熱饅頭，口口聲聲不要地盤不做督軍。他的部下又如何呢？連年苦戰都歸他們打，各省地盤則儘着別人拿。天長日久，怨懟之心一起，就怕離心離德，再也掌握不住他們了。

湊巧在湘鄂之戰前後，江蘇、陝西，接連出了兩大疑案，江蘇督軍李純，好端端的一個人，突以遺書厭世，舉槍自殺身亡，李純之死震動中外，風傳是他的左右手蘇浙贛巡閱副使齊燮元陰謀弒上，北政府爲此還派大員組團南來調查，可是後來齊燮元仍然坐上江蘇督軍的寶座，吳佩孚爲了趁此良機，將他的勢力擴展到長江下游，當齊燮元

中心惶惶，向他卑諂足恭，通款輸誠，宣稱今後唯玉帥之命是從，吳佩孚順水推舟，乾脆收錄了這一員大將，和東南地盤。經他挺身而出，加以保舉，齊燮元不但安然無事，甚且從此青雲直上，作東南之盟主。使吳佩孚的勢力南及蘇浙，徇上海而出海。

閻相文是直隸保定人，北洋正統出身，清末在北洋第三鎮級職遠比吳佩孚高，一入民國即任直隸混成旅旅長，是時吳佩孚不過一名管帶而已，閻相文確係直系嫡裔，祇是他近保府而疏洛陽，尤其他能力薄弱，膽子又小，混成旅旅長一直幹到民國九年直皖大戰，吳佩孚已經是叱咤風雲的直軍總司令，他方在戰勝以後升任第二十師師長，並且因為當時的陝西督軍是皖系人物陳樹藩，樹倒猢猻散，陳樹藩的去職固是「理所當然」，北府府派閻相文督陝，陳樹藩抗不移交，閻相文帶去的第二十師打不過，結果也是吳佩孚幫忙，費了很大的事，方始驅陳而立閻。

由於直皖之戰馮玉祥有退守荆沙扼阻吳光新自四川赴援之功，他那個第十六混成旅擴編而為第十一師，馮玉祥當了師長也駐守陝西。吳佩孚的此一部署是使馮玉祥為閻相文撐腰，免得閻相文再度有失，影響洛陽安全，但是馮玉祥對閻相文貌似恭順而心懷叵測，大好督軍何不我自為之，他不願替閻相文助長聲勢，高臥隴中，於是有一天陝西督軍衙門舉行高級會議，眾將官都在坐候閻相文出來主席，等了許久不見督軍駕到，有焦躁些的軍官派督署副官去催督軍升帳，喊了幾聲不聞聲響，推門進去一看，閻相文背下一個槍眼，鮮血汨汨在流，他早已躺在牀上死了，家人大驚之下再一搜查，又從他的衣角找到一張字紙，上面赫然寫着如下之遺書：

「余本武人，以救國為職志，不以權利縈懷抱，此次奉命入陝，因陳督（樹藩）頑強抗命，戰禍頓起，殺傷甚多，疚心曷極？且見時局多艱，生民塗炭，身綰一省軍符，自愧無能補救，不如一死以絕天下。相文絕筆。」

閻相文自戕畢命，連同遺囑發表了消息，北洋系中人難免又是一大騷動，沒有人相信閻相文在躊躇滿志的時候，會為戰勝陳樹藩而「疚心曷極」，竟至自殺！明眼人一望可知這是李純自殺事件的翻版，幕後凶手馮玉祥呼之欲出。吳佩孚近在密邇，他為直系前程和個人事功着想，他再一次容忍弒上的罪行而遷就事實，馮玉祥能征慣戰，

頗堪重用，失一閭相文而得一馮玉祥，拈在手上份量重得太多，何況他心目中的未來直奉之戰，馮玉祥必有重用，於是他又保舉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陝西一路得了個「感激涕零」的方面重鎮。——如齊燮元 and 馮玉祥這種有小辮子捏在他手上的人，指揮差遣起來當然要便利得多。

但是也由於這兩次事件，使吳佩孚提高警覺，民九民十，他手下謀士如雨，名將如雲，張福來、王承斌、蕭耀南、董政國等人論資歷戰功，和吳佩孚之間的關係，都在齊燮元、馮玉祥等半路相從者流之上。這班人在吳佩孚前必恭必敬，唯唯諾諾，從不敢爲自己的心願希望提出任何要求，一切瞧着玉帥的意思辦，——玉帥在此時此境，便不能不考慮到他們的內心嚮往，亦即他們說不出口，其實是巴望不得的地盤問題。

王占元自貽伊戚，痛失江山，以全國輿論之鼎沸，鄂湘民情之激憤，「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義師已起，基本隊伍叛離，所餘無幾，他實在是再也就不下去了。唯一的意外，是吳佩孚「一丘之貉，助桀爲虐」，他不顧天下物議，拚個自毀聲譽，強出頭，硬撐腰，使用武力支持武力到底。——吳佩孚不是傻子，這麼做未免太不值得，何況，奉系張作霖虎視眈眈，目標在於長江各督，他若能爭取其中一個，暗中聯絡，一旦直奉有事，直軍即將腹背受敵，張作霖這一着棋夠險，吳佩孚不能不小心提防。五月天津會議，奉張和鄂王互送秋波，而且頗有聯絡，「群雄比於連鷄，勢不俱棲」，便爲了解除來日的心腹大患，吳佩孚對於王占元下野息影，當然也是樂觀厥成。

王承斌是吳佩孚的副手，張福來是結拜的兄弟，秀才出身的蕭耀南是湖北黃岡人，他對鄂督一席垂涎已久，何不趁此機會，了掉他的深心大願。使他代自己鞏固長江後防，比王占元靠得住多了，何況，吳佩孚手下祇要有一位當了督軍，其餘諸將必將精神一振，這等於玉帥在以實際行動說明他的政策：祇要大夥兒好好幹，將來每一位都會如願以償得着地盤。

王占元那邊，直到蕭耀南得了械款與輪船，勉強行軍數十里，却又一到鮎魚套便停；他這才死了戀棧僥倖的一顆心，吳佩孚的用意很明白了，他一敗再敗，無兵無勇，祇好早作歸計，調一艘專輪，將家眷財產，悄悄的裝

上，拍兩通電報，一向北政府詭詞辯解，一向徐世昌走馬荐賢，便照吳蕭的願望，荐蕭耀南繼任湖北督軍，電文有云：「蕭總司令關懷桑梓，當有所轉移辦法也。」

準備最後掙扎，與湘鄂聯軍決一死戰，王占元還留下五百餘萬元軍餉，原計劃打算用之於犒賞，這會兒宣告下野了，五百多萬還是委託銀行，匯往天津。於是王占元一家擁資三千萬，鼓棹東下，到上海後又乘海輪抵達津門，這一年王占元六十一歲，從挑水夫幹到雄踞華中的兩湖巡閱使，斂聚私財三千餘萬元，他覺得這一輩子總算沒有白活，息影津門後便不再作出山之計，不過有了那麼多錢，桑榆晚景如此優裕，他的慳刻之風依然不改，他在天津置了大批房產，腰掛大把鑰匙，每月親自收取房租，因而有人笑他在天津閑居的那一段時期，幹的差使是「天津各大馬路巡閱使」。

王占元後來擔任過一次直奉大戰停戰證人，民國十五年又啣吳佩孚之命赴濟報聘，十九年歿於天津，總算活到了古稀之年。

鄂王自動下台，北政府乃於八月九日下令，任命蕭耀南爲湖北督軍，吳佩孚爲兩湖巡閱使，並且改派孫傳芳爲長江上游總司令，叫他整頓王占元的殘部，西上荆宜。便在洛陽虎帳點兵，吳佩孚一口氣派出五路大軍：第一路，靳雲鶚的第八混成旅打頭陣，第二路蕭耀南的第二十五師，第三路宏威軍司令趙傑，第四路魯軍第一旅張克瑤，第五路由吳佩孚親率他的「怯薛」第三師。一至四路的總指揮，他派蕭耀南擔任。

大軍陸續南下，八月十二日，新任兩湖巡閱使吳佩孚自己也到了漢口，就在這一天，漢口車站接連開到十八次兵車，第三師第九、第十兩團，砲兵一團，輜重一營全到，儼然是追隨主帥的「怯薛」。這一支部隊連同二十四師一部，和魯軍第一混成旅，人數計達三萬。

吳佩孚一到漢口，先就把先鋒官靳雲鶚召來大罵，因爲八月十日他跟湘軍接觸，在汀泗橋吃了敗仗，輜重盡爲湘軍所得。當天吳佩孚乃自漢口渡江，進駐武昌，他改派升了二十四師師長的張福來爲前敵總指揮，留下第二十三

師師長王承斌在他身畔當參謀長。

叫張福來第十四旅和四十三旅守第一道防線，以第六旅和五十二旅合後，吳佩孚先採取守勢，派代表去跟湘鄂聯軍說和，趙恒惕是老朋友了，有話好說，何必非打不可？趙恒惕在出兵之前早就派人上過洛陽，徵求吳佩孚同意他援鄂之舉，吳佩孚礙着兩難，支吾其詞，趙恒惕以爲吳佩孚業已默許。這時候，和談便以此爲基礎，順利展開，趙恒惕轉達湖北人士的意見，計有以下四點：第一、蕭耀南是湖北人，合乎「鄂人治鄂」的原則，因此不擬反對；不過，請蕭耀南廢除督軍名號，改稱總司令，同時宣佈湖北自治。第二、吳佩孚須自動辭去兩湖巡閱使一職。第三、舉蔣作賓爲湖北省長。第四、賠償湘省戰費。

吳佩孚一聽這四項條件，心中不悅，他便抹下臉來，冷冷的說道：

「這那兒像是炎午（趙恒惕）老弟的口吻？同袍無世仇，鬩牆無義戰，佳兵者不祥，作俑者無後！這些道理，炎午老弟豈不省得？我看，湘軍完全是被湖北的那些野心政客，無聊黨人利用了。」

但是，南軍的代表，態度很強硬，他們確以戰勝者自居，因爲南軍業已衝過了汀泗橋，在武漢以南的部隊，集中了四萬多人，北軍剛到，還沒有紮住陣腳，尤其自汀泗橋直到武漢，簡直無險可守，自古兵家在武漢會戰，拿下了汀泗橋，勝負卽判。

南軍集結的總兵力已逾八萬，在人數上吳佩孚也遠非其對手，既然已經兵臨城下，咄咄逼人的架勢，當然在所難免。

還有一層，四川方面，六月六日方始出現一個統一的局面，第二軍軍長兼重慶督辦劉湘，被全川將領推舉爲川軍總司令兼四川省長，此一推舉乃由於川軍將領反對熊克武聯絡唐繼堯而來，北洋政府認爲這是四川生變，出現亂局，於是又派劉存厚入川，聯絡熊克武，分別佔領了重慶和成都，劉湘因而大恚，他派第一軍軍長但懋辛往攻宜昌以響應援鄂爲名，直接介入對北洋軍的大戰。湘鄂聯軍變成了川湘鄂不算，吳佩孚孤軍南下，他立將陷於兩面作戰

的困境，聯軍方面對於吳佩孚，確有氣吞河嶽，滅此朝食之氣慨，他們深信雙方一旦開火，聯軍即可摧陷廓清，犁庭掃穴，一舉擊潰北洋軍的主力，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的堂堂吳佩孚。

趙恒惕雖然很講交情，他覺得不該對吳佩孚頻施壓力，逼人太甚，但是他禁不住鄰省豪傑、帳下健兒拍馬橫刀，躍躍欲試。川鄂軍認為勝券在握，絕對不肯罷手，湘軍將士去年方經以一萬餘家驅逐了張敬堯的十萬大軍，士氣之高，無以復加。八月十日靳雲鵬不聽命令，擅自偷襲湘軍陣地，他那個第八混成旅又被殺得大敗虧輸，糟的是輜重文件全失，湘軍搜獲了他乃兄國務總理靳雲鵬拍給他的一封信，其中有句：

「南人禽獸也，除殺盡無遺，別無他計。應一面與之敷衍，一面乘其無備，攻其不意……。」

這封密電往趙恒惕手上一遞，湘軍將士人人爭欲出戰，「形勢比人強」，趙恒惕內外交逼，使他無法顧及友道，他想勸吳佩孚脫離重圍，安然無恙的回洛陽去，也是出自一片衷誠。但是，吳佩孚是不屈不撓的硬漢，越是有把握的仗，他越敢打，當時他在武漢的危險，比敗走麥城前的關羽尤有過之，西有川軍，南有湘鄂聯軍，背後是同機而噬的强大奉軍，援鄂一戰，等於孤注一擲，只要再敗一次，那就夠吳二爺瞧好半天的。

辦了六七天的和議交涉，南軍堅持不讓，絲毫不獲進展，八月十七日，川軍和湘軍約好會攻武漢，宜昌前線發生接觸，消息傳到長沙，湘鄂軍將士忍不住了，推舉代表跟趙恒惕請願，將士代表慷慨激昂的說：

「我們不能再等了！別人怕吳佩孚，我們不怕！這次一定要跟他見個高下！」

事已至此，無可奈何，趙恒惕祇好一聲長嘆，簡潔的回答將士代表：

「好吧，打就打！」

利用議和時期，吳佩孚悄悄集中一支奇兵，他命北政府的海軍總司令杜錫珪，率領楚泰、楚同、楚有等七艘江防軍艦，秘密在新堤以下的螺山集結，然後下令張福來親率第四十八混成旅，山東第一混成旅，鄂軍第四混成旅，和他自己的「怯薛」軍第十二混成團，分為數路，穿越湘軍的防線，晝伏夜起，一路人含枚，馬啣鑲，神不知鬼不

覺的集合在螺山軍艦上。然後，到了八月廿八日，乘汀泗橋前線湘軍發動攻勢，這一支奇兵便鼓輪東下，用最高速度，飛快的衝過臨湘、道人磯、羊鈴磯、城陵磯等處，兩岸湘軍佈有砲兵，發現北洋軍艦立即展開砲擊。張福來、杜錫珪則一面回轟，一面疾走，吳佩孚叫他們併力向前，他們便不敢後退一步，或是耽誤分秒。上午十點鐘衝到了道人磯，湘軍大砲彈落如雨，杜總司令在艦橋指揮，中了砲彈碎片，耳朵跟大腿兩處受傷，鮮血涔涔滴流，副官衛士要抬他進艙裏傷，杜錫珪情急大叫：

「受這點傷算啥？我若退下，玉帥吩咐過了的，叫我拎着腦袋去見他！」

於是，人人奮勇，個個爭先，一路苦撐猛衝，到了下午四點多鐘，果然被他們按照吳佩孚的計劃，一鼓作氣衝到岳州城外，艦砲轟擊，硝煙彈雨，張福來率領大隊，高聲喊殺，直登江岸。岳州城裏湘鄂首要雲集，蔣作賓、宋鶴庚，和陳嘉佑等正在等候捷報，不料張福來、杜錫珪竟然衝過了五十多里的兩岸夾擊防線，飛將軍自天而降，使家司令措手不及，抽身便走。司令們一退，湘鄂聯軍便潰，潰軍爭先恐後到車站上搶車皮，當時有前線撤下來的傷兵十餘輛車，傷兵行動不便，急切間搬不下來，又阻礙了南行軌道，於是便有人七手八腳，將傷兵專車掛火車頭駛到南津港鐵橋，恰好碰上北軍發砲，原來是打算轟斷橋樑，截堵湘軍退路的，可憐這十幾車傷兵首當其衝，砲彈引起大火，全數活活的被燒死。

蔣作賓、宋鶴庚、陳嘉佑等高級將領匆匆趕到站上，只剩下三節車皮，家人連忙登車，加速南逃。當這三輛車衝過南津港鐵橋另一條軌道，鐵橋已被北軍大砲轟得搖搖欲墜，三節車皮剛過橋去，大橋天崩地坼般攔腰斷為兩段，在橋上步行撤退的湘軍紛紛落水，連摔死帶溺斃，又死了一千多人。

於是，張福來順利攻入岳州。

奇兵突出，岳州失守，在汀泗橋到羊樓峒、岳州一線的南軍歸路截斷，不戰自亂，四萬大軍如潮水般急往後退，吳佩孚在這四萬餘人生死存亡關頭，放了個大交情，他下令張福來，讓他們透過岳州，「窮敵勿追」，任由潰

軍由汀泗橋退蒲圻。

不過，當南軍退到臨湘以南的桃林，以及另一路逃到雲溪駟一帶時，靳雲鶚爲了出胸中的怨氣，狠狠咬掉了他們的尾巴。

史記：「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水路襲擊，力克岳州，使吳佩孚在四面楚歌中，扭轉乾坤，扼喉撫背，打了極漂亮的一場勝仗，他讓遠在保定急得眠食不安的曹錕，猛拍大腿高喊一聲：「痛快呀痛快！」又使遙於奉天坐山看虎鬥的張作霖倒抽一口冷氣，暗呼：「吳子玉真是獅兒難與爭鋒。」長沙的趙恒惕轉勝爲敗，啞然無語。開口說了話的吳佩孚，他以痛心疾首，情乎見詞的好文章發表通電，指出川湘鄂三省「勢苦唇齒、誼屬兄弟」，「既無絲毫芥蒂之嫌，焉有同根箕豆之燃」？於是他斥責「野心者假聯省自治爲名，以瓜分鄂省利權爲釣餌，日鼓簧於川湘當道之前，不惜出口興戎，以鄰爲壑，鑄成今日大錯！」「吾三省人民何辜，吾雙方士卒何罪？吾各軍袍澤又何讎？蒲岳慘劇，彝陵覆轍，戰血猶腥，言之有餘痛焉！」

可是，接下去應該如何了局呢？吳佩孚不理靳雲鶚催兵南進，他僅祇說：「有此閭閻戰爭，無非爲政客黨人所播弄，川湘鄂戰事之緣起，率由政客黨人釀之，則其責任當由政客黨人負之！」然後呢，「幸川湘當道，幡然覺悟，川湘將領，迅讓息爭，息事寧人，止戈爲武，移閭閻之野心，作禦侮之勇氣，往雖不諫，來猶可追！區區此心，全國共鑒！」

「既往不咎，息事寧人」的通電在武昌發表，吳佩孚自己却悄然的去了宜昌，他親自督陣，與川軍但懋辛決戰，第一仗戰於宜昌城外，但懋辛不是吳佩孚的敵手，敗退到宜昌西北四十里處南沱鎮，吳佩孚率尖兵直薄南沱鎮外南沱溪渡口。當夜，但懋辛發動夜襲，可是吳佩孚營中早有所備，川軍又損兵折將，但懋辛曉得難以取勝，於是步步後撤，吳佩孚照樣的也是勝了便罷，得饒人處且饒人，派一支兵緊躡其後，步步追蹤，一直到十月十一日，方始將川軍全數逐出湖北省境。與此同時劉湘的建議川湘鄂聯省自治的電報，也到了武昌總部，吳佩孚的辦公桌上。

劉湘的電報，等於是川軍乞和，却是吳佩孚也不提川鄂之戰罪咎問題，善後種種，他根據劉湘的來電，誠誠懇懇，回電一通，說明理由不贊成聯省自治，將川鄂之戰輕輕的帶過，一件糾紛，就此了結。

吳佩孚又在武昌聽說，湘軍潰散大半，長沙風聲鶴唳，趙恆惕面臨覆敗，有意退到湘西。吳佩孚說這又何必呢？吳某人並沒有取三湘的意思呀？於是他遣人知會趙恆惕，請他駕臨岳州議和。趙恆惕是坐英國兵艦去的，吳佩孚在江干親自迎候，老友戰後相見，難免有點尷尬。正式談判，吳佩孚要求湖南取銷省憲，懲治「挑起戰禍」的湘軍兩位師長：宋鶴庚與魯蕩平，妙在趙恆惕敗是敗了，主張依然不改，吳佩孚的這兩項要求，他竟全部拒絕。吳佩孚拿剛直強項的趙恆惕毫無辦法，祇好和他簽了個幾於無條件的停戰協定。川湘鄂三省之戰，華中風雲，便這樣有驚無險的輕易解決。

蕭耀南如願以償，坐上湖北督軍的寶座，吳佩孚打了一場血仗，得了個兩湖巡閱使，他仍舊回洛陽去練他的兵，乍看起來，他業已陞了一級，和同拜巡閱使的直曹、奉張，躋於同等的地位，但是他這兩湖其實祇有一湖，湖南自治如故，根本就不承認他這個巡閱使的地位，函電往還，仍以直魯豫巡閱副使稱呼，吳佩孚說他「身在戎馬，時濟艱危，微特功利等於浮雲，即毀譽亦付之月旦。責任所屬，義無寬假，爲國爲民。生死以之，知我罪我，非所計也。」這便是他佈露天下，表明心迹的電文，升不升官，怪不得地盤，他一概不擺在心上。

湘鄂之戰結束，王占元息影津門，他的第一員大將孫傳芳，却因爲集合殘部，力挽狂瀾，很打了幾仗。這位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第六期的山東泰安老鄉，從此頗受知於吳佩孚，也成了直系的方面大將，奠定他往後獨霸江南，號稱「閩浙蘇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事業基礎。

吳佩孚回到洛陽，繼續練兵，在他的心目之中，西南是他的後顧之憂，奉系是他的當前大敵，因此他在洛陽所積極從事的厥爲兩端，一係安定西南，一係擴充武力，企圖一戰而消滅奉張。至此，他統一中國，抵禦外侮的雄心壯志，方可初步告成。所以當民國十年九月九日，北洋宿將，任過陸軍訓練總監的張紹曾，發起召開廬山會議，解決時局，吳佩孚便頭一個通電表示贊成，希望能產生一個摒棄奉張在外的聯合陣線。但是旋不久曹錕、張作霖也繼起響應了，於是張紹曾奔走聯絡，其結果祇得了個紙上談兵，直奉之間成見太深，矛盾日增，戰雲自南而北，正在漸漸瀰漫。

家庭裡發生了一項變故，鬱鬱悶悶，住在保定別墅的李氏夫人，突告一病不起。吳佩孚得訊至表傷悼，李夫人美而慧，明眉皓齒，艷光照人，她長身玉立，體態豐滿，當年吳佩孚駐防長春，同僚中妻小眷口，少婦長女不下數百位，論聰明美麗與風姿談吐，李夫人允稱第一。張佩蘭未曾進門以前，她和吳佩孚十分恩愛，遺憾的是她不生育，因而在「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觀念下，經吳太夫人一手安排，逼着吳佩孚又要張佩蘭。當時，吳佩孚爲此非常痛苦，一則違反他平素一夫一妻的宗旨，二來深感愧對熱愛着他的李氏夫人，他曾對知己朋友大發牢騷：

「中國人蓄妾，是一種野蠻風俗，男子以原配爲正室，妾侍爲從屬，不過人家不論娶多少妾，一概分開來住，當然不會感到相愛時的諸多不便。可是如今我沒這個資格，非要叫我娶了妻妾隔隣而居，這豈不是找我的麻煩，讓我左右爲難，沒好日子過嘛！」

朋友們還跟他開頑笑，說是：

「哎，吳二哥，你要知道你們老太太這麼做是有深意的啊，你不是常說你以澄清天下爲己任嗎？西洋有一句諺

語：『能駕馭一婦人，可以與問國家大事，能駕馭兩位婦人，即可調和陰陽，治理天下。』你們老太太前後給你娶二位，正是要磨鍊你的志氣和手腕，作收攬天下英雄的預備工夫！」

後來吳佩孚自關外回北京、保定，李張二位夫人又同在一起合住了兩年不到，在這一段時期，吳佩孚經常唉聲嘆氣，而把「沒法子，沒法子」掛在嘴上，當做了口頭禪。民國二年十月袁世凱派曹錕率第三師南下，駐防岳州，李夫人曾大吵大鬧，堅持不許吳佩孚上湖南，鬧得吳佩孚無計可施，乃由曹錕夫人出面「調解」，由吳佩孚給李夫人在曹家宅第「光園」旁邊蓋一幢房子，供李夫人居住，每月則由吳佩孚供給三百兩銀子的生活費，當時還找了幾名年輕伶俐的女孩子陪伴她。這便是兩夫妻正式分居之始。

當時李夫人非常焦躁懊傷，漸漸的便萎靡頹廢，她抽上了鴉片烟，以致一個月三百兩銀子都不夠用，而由曹夫人瞞着吳佩孚暗中補助。民國十年李夫人逝世，瀕死前還喃喃的喊：「子玉，子玉！」使吳佩孚在洛陽聽到說時，情不自禁的流下了英雄之淚，他感慨萬千的說：

「過猶不及，這話真是一點兒也不錯。女人婚嫁以後不能生孩子，唯有將全部愛心放在丈夫身上，乍看起來這是一件很好的事。祇不過，過份之愛因而發生過份的嫉妬，將會墮至不可救藥之境。李夫人是我糟糠之妻，我很瞭解她的心情，以及她的用心之苦，每一起，心中總是十分的難受！」

爲李夫人殯殮營葬事宜，吳佩孚自漢口回洛陽後，他曾跑過保定一趟，爲她營葬。旋返洛陽，他便積極籌備長江聯防會議，而於十一月四日宣告揭幕，參加長江聯防的各省，計有河南、湖北、江蘇、江西和浙江，吳佩孚爲解除後顧之憂，總算有了這麼一道防線。

隔一個月，吳佩孚禮聘江東才子楊雲史（圻）入幕，擔任他的機要處長。這楊雲史是江蘇常熟人，系出江東名門，他中過順天鄉試南元，任過清廷駐新加坡總領事，後來棄官爲商。在南洋羣島購地一萬二千畝，組設種植橡膠公司，不巧遇上歐戰，橡膠價格大跌，所業三年不治，鞠爲茂草，因爲欠繳地價稅，全部財產被英國人沒收，於是

快快回國。後來入過江西督軍陳光遠的幕，賓主之間處得很不愉快，楊雲史詩文冠絕一時，他曾寫過一首感秋詩，內有：

「白骨如山諸將貴，黃金滿地五丁愁」

之句，挖苦陳光遠驢武好貨，陳光遠有點起疑，問他這兩句詩是什麼意思？楊雲史怕惹禍上身，便託辭東歸。後來同年好友潘毓桂在吳佩孚面前推荐他的長才，吳佩孚大喜過望的說：「這是江東才士呀！」旋即禮聘他為機要處長，兩人極賓主之歡。楊雲史的太太是李鴻章的長孫女，外務部左侍郎李經方的掌珠，楊雲史到洛陽後寫信回家，告訴他的太太說：

「三年擇婦而得君，十年擇主而得吳！」

由此可知他和吳佩孚的相得。

開過一次保定會議，由曹錕出面召集，這也是出自吳佩孚的主意，他認為直系近年以來權力分歧，統一無策，問題重重，大都由於直系領袖鬆弛懈怠使然。他要求直系集中力量，對奉系時刻戒備，在這次會議席上，吳佩孚大聲疾呼，要大夥兒拿出年前擊敗皖系的蓬勃朝氣來。

直奉兩系合作之局，一開始奉系便揀了個大便宜，吳佩孚親冒鋒鏑，攻堅摧銳，拚性命打了一場大勝仗，將皖系軍隊一舉擊潰，張作霖則跟在後面接收分贓，操縱政局，明明坐享其成，偏又是那麼咄咄逼人，不留餘地，凡此都是直系將士所斷乎不能忍的。民國十年湘鄂之役，吳佩孚孤軍深入，也是出生入死，行險僥倖，保全了直系心腹之地湖北這一塊地盤，讓他的部將蕭耀南，陞了湖北督軍。可見這件事看在張作霖的眼裡，又覺忌刻恚忿，恨不能分一杯羹，於是他亟謀對策，一連三次保舉張勳，推荐他當蘇皖贛巡閱使，他想重建張勳這一股力量，略分曹吳之勢。司馬昭之心，路人可見，曹吳當然決不答應，張作霖三次電保，曹吳便三次打消，張大帥一計不成，又來絕招，民國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他盛大扈從，入關晉京，當時，北洋政府因為財政支絀，正在焦頭爛額，國務總理衙